

人

REN SHENG

生



■ 李承萍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人

REN SHENG

生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李承萍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李承萍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80650-807-7

I. 人… II. 李… III. 李承萍—自传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4065 号

人 生

李承萍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曦阳山庄 A 栋

(电话 8654672 邮编 550003)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字数 4.75 印张 12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50-807-7/K·20 定价: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金丰路 5 号 电话:6774152 邮编:550004

序

人生如梦,短暂而多曲折;

人生像五味瓶,装满了世间的
酸、甜、苦、辣、麻;

人生是一面镜子,会真实地反
映自己的面貌。

人生是社会的一员,能反映出
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缩影。

我的一生:童年时代度荒,学生
时期下乡,青春年华扛枪,人至中年
学商。

我的一生是平凡的。没有惊天动地的创举,没有名人的功
绩,只有人生转折关头努力地奋斗。



目 录

序	(1)
引 子	(1)
 第一章 童 年	(4)
1. 苦命的童年	(4)
2. 童 趣	(6)
 第二章 学生时代	(14)
3. 入 学	(14)
4. 大跃进,大饥荒	(17)
5. 重进课堂	(19)
6. 文革灾难	(22)
 第三章 军营生活	(28)
7. 特招入伍	(28)
8. 美丽的大理	(30)
9. 苍山灭火	(31)
10. 军民鱼水情深	(34)
11. 新兵训练	(36)
12. 林彪的“一号命令”	(37)

13. 调 防	(39)
14. 光荣的“标兵”班	(40)
15. 培 养	(42)
 第四章 国防施工	(49)
16. 施工艰苦	(49)
17. 民兵团里的指挥员	(56)
18. 夜巡遇狼	(59)
19. 雪夜考验	(63)
20. 文艺宣传	(67)
21. 连队烦事	(70)
22. 连队趣事	(75)
23. 离开军营	(83)
 第五章 政府工作	(86)
24. 解甲归田	(86)
25. 代课老师	(87)
26. 社教运动	(88)
27. 专案工作	(89)
28. 电影放映员	(90)
 第六章 中年学商	(93)
29. 偶然赴任	(93)
30. “第一堂课”——无米之炊	(95)
31. 煎 熬	(97)
32. 转 产	(98)
33. 专业生产	(103)

34. 喝了一口卤水	(105)
35. 愉快合作十年	(106)
36. 一杯酒收款二万元	(107)
37. 受骗发气	(108)
38. 设备抵款	(111)
39. 第二次危机	(112)
40. 转 制	(113)
41. 产品结构调整——第二次转产	(116)
42. 企业文化	(118)
43. 苦与乐	(121)
 第七章 母 亲	 (133)
44. 少年出嫁,操持家庭	(133)
45. 省吃俭用,家教严格	(134)
46. 贤惠能干,受人尊重	(136)
 第八章 温暖的家庭	 (138)
47. 能干的妻子	(138)
48. 孩子的成长	(141)
 后 记	 (143)



1948年，阳春三月，明媚的阳光普照大地，万物一派生机。

河边，两岸垂柳郁郁葱葱，吐出一串串嫩芽；山上，松竹翠绿，枝繁叶茂，重重叠叠。

田间，一片片金黄色的菜花和绿色的麦苗随风起浪，此起彼伏；

大红的桃花、粉红的杏花、雪白的李花五彩缤纷，争芳斗艳；

蜜蜂飞舞，候鸟鸣唱，催促着庄稼人的耕种农忙；

地里田间，庄稼人吆喝着牛犁田打耙或在麦苗丛中除草施肥…

大地苏醒了！

农历的二月十六日下午，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坐落在青木关松林村梅子塘河坎上的瓦房院子里一片忙碌——体弱多病的母亲又临产了。

伴着呻吟，母亲额头沁出汗珠。12岁的大姐在昏暗的灶房里烧水，当地一位五十开外的接生婆忙乱地拿这拿那。

只有爷爷坐在院坝黄得发亮的条凳上吸着旱烟，木讷地望着地坝边的果树，一声不吭。

三时许，一声清脆响亮的婴儿哭啼，划破了土房的沉寂，得到了阳光的洗礼。

“大嫂，恭喜，恭喜，您又添了一个贵子！”接生婆高兴地抱着赤裸裸的婴儿向母亲道喜。满脸虚汗的母亲抽动了一下嘴角，无力地微微笑了笑。

大姐高兴地跑到爷爷面前：“爷爷，爷爷，妈妈又添了一个小弟弟！”

爷爷仍然吸着旱烟，望着地坝坎下的果树，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算是知道了。

接生婆将裹着干净破旧布片的婴儿抱到爷爷面前，献着殷勤地说：“李四爷，恭喜！您又多一个孙子啦！”

爷爷在条凳上磕了磕烟灰，摸了摸后脑勺稀少的白发，捋了捋银白的长须，瞧了瞧不到四斤重的婴儿，叹了一口气，漠不关心地：“他要是活了，糍耙棒都能栽活！”

接生婆赶紧安慰：“四爷，莫那么说。他属猴，您看他小得精灵像他父亲，眼睛又圆又大，轱辘轱辘直转呢！”

爷爷又捋了捋长须，看到瞪着大眼的婴儿，终于笑了一声：“要是活下来，算他命大！”

大姐着急地拉着爷爷：“弟弟乖，他一定能活下来！”

母亲躺在床上，目光停滞在屋顶上的两片亮瓦射进来的光束，不吭一声。想到自己生了九个孩子，这个小幺儿一起算才活了四个，命苦啊，凄凉的热泪顺着眼角淌着。

天黑了，父亲从外打工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家中的事他从来不管。孩子生得多，养活少，已见惯不惊了，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吃着晚饭。



童 年

1. 苦命的童年

我排行最小，天生命苦。

解放初期，爷爷李明清 80 余岁，年事已高，不能干活。由于封建意识浓厚，他仍留着齐肩的长发，脾气大，动辄骂人，而且还统治着家庭。

父亲李先银，从不管家务。除农忙做完庄稼外，就常年挑窑货（土陶）到虎溪、土主等乡场，给商店老板下力，找自己的酒钱。

母亲程世宣，15 岁出嫁到李家，一生操劳，为家庭付出了毕生精力和心血，哺育我们成长。

大哥李泽沛，1950 年考入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

二哥李承模长我 6 岁，正在读小学；

大姐李承芬长我 12 岁，只读了初小就在家干活。

我3岁时爷爷病故。至今我还能记忆给爷爷做丧事的场景。

1951年的冬天,大地灰蒙蒙的,寒风凛冽。堂屋内烛火通明,香火缭绕。纸钱大堆大堆地烧着,满屋乌烟瘴气。十余个穿着和尚服装的老人坐了两排,敲着木鱼,打着钹,咦咦呀呀念着经。我只觉有趣,就在他们的桌下窜来窜去。拉这个和尚的衣角,扯那个和尚鞋子;几个和尚都吓了一大跳,以为是狗儿在咬,钹也掉了,经也念错了,我却嘿嘿直乐。

时过一年,父亲因急病突然病故,家庭境况无疑雪上加霜。田间地里,屋里屋外,只有母亲、大嫂和大姐干活,晚上还要编草帽、打草鞋拿到市场换零用钱,生活十分拮据。

冬天了,我和二哥都穿着一件旧棉袄和一条单裤,脚穿一双用竹绒(竹麻)编的“马耳窝”,手脚冻得像胡萝卜。只有晚上用温水暖,然后在母亲准备好的竹编烘兜上烤。每年冬天,我和二哥的脚冻伤生疮化脓,母亲就熬些草药水洗。

多渴望冬天快过去啊。

童年都希望杀猪。可一年只能养出两三头猪,上半年将肥猪卖了养家糊口;只有冬腊月杀猪,才能吃到几顿肉。可一头猪有多大呢?还要留着来年大半年吃啊。平时一个月都难打到一次“牙祭”,只有客人来才能尝到肉味。

童年盼过年。只有过年才能穿上母亲缝的一套白布染成蓝色的新衣、布鞋。过年走人家才能打几天的“牙祭”;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砂炒胡豆和红苕丝果;只有过年,才能得到一两角钱的零用。

我左臂上永远留下约3厘米左右的两个痘疤。我一问起,母亲就红着双眼愧疚地说:“么儿,你苦啊。一岁多的时候,我上坡做庄稼,只好把你放在箩兜窝里。蚊叮虫咬,痘疤化脓,连

蛆都爬出来了,没人带啊。”

童年苦,知事早。我五六岁就和二哥一起起早睡晚地放牛、割猪草。

我家养的那一头牛,已经十多年了,牛脾气一来就用角顶人。有一年夏天,二哥和一些小孩在河里游泳,叫我牵着牛。不一会,我被牛顶入水中,吓得他和几个小孩赶紧把我拖上岸,好一会才苏醒过来,差点丢了命。事后,二哥重重地挨了母亲的打,再也不敢单独叫我在河边上放牛了。

2. 童 趣

人生只有童年才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

童年苦,是当时社会环境的普遍现象。但我们苦中求乐,苦里找趣。

我从小喜欢动脑筋,模仿能力强,有些事只要看一遍就能学会:别人编竹背兜,我回家砍下竹子,依葫芦画瓢,果然编成了像模像样的背兜;见到威武的解放军军官金光闪闪的肩章,回家就用红墨粉染成红布,缝在硬纸块上。用黄纸剪成条子贴在红布上,再用烟盒的锡纸做成五星订上,成了两杠四星的“大校”肩章。因此,母亲特别疼爱我,也受到成人们的喜欢。比我大几岁的孩子们也得听我“指挥”。

农村的儿童时代,无什么玩具。可天地广阔,就地取材,物尽其用,悠然自得。

田里的泥巴捏成“土人”、“汽车”、“坦克”、“手榴弹”。镰刀就是“战刀”,树杈一别就是“手枪”,小竹筒做“水枪”或“机枪”。泥丸草把就是“子弹”和“手雷”。头戴草圈随时随地“开仗”。经常和我一起玩的有张德伟(牙伟)、管绍体(小心)、

刘祖伦(庆)、彭维华(黑娃)、陈天福(华子)、刘忠明(狗儿)、张德富(二娃)、管昌学(烧箕)、刘开智(胖娃)等。一起打猪草,上山打柴,一起玩耍。

一个初春的下午,天气晴朗,略带寒意。我们这一帮伙伴打猪草,在我家后堰塘坎上“打仗”。一边四个伙伴,以塘坎中间为界,谁冲过谁赢猪草。一边我为“司令”,另一边庆是“司令”。见对方比我们个子大,就动了一个脑筋。叫黑娃和狗儿掩护,我和二娃从塘坎的草丛摸到庆的背后。双方喊“开始”,泥丸、草团就飞向对方。我突然在庆的背后喊一声“打”,泥丸劈里啪啦打在他们头上。他们两头受夹,就往塘坎下跑,“咚”的一声,庆滑进了堰塘。只见他头上的草圈浮在水面,咕噜咕噜冒水泡。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大家吓懵了。大家望着我,意思是让我拿主意。我也来不及想什么,夺过二娃手中的“机关枪”(竹竿)伸进塘中,叫庆抓住,几个伙伴一起把他拖上来。大家只见他吐了几口水,连打几个喷嚏,一副“落汤鸡”的狼狈相,开心地笑了。

一个夏天的中午,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滚烫,抽穗的玉米蔫蔫地耷拉着头,鸡鸭躲在树阴下、竹林中,伸着翅膀张着嘴喘气。我和几个伙伴顶着火热的太阳,打猪草回家。路过牙伟家时,他家突然窜出两条大花狗将一个伙伴的衣裳撕破。牙伟的父亲以为我们要偷他家地坝边的葡萄。出门就吼:“你们这些鬼儿子,葡萄没熟就偷嗦,狗咬了该遭!”

牙伟家住在一个高坎的下,烟囱与坎几乎一样高,离坎不到三米的距离。我见到伙伴衣烂又受气,决定捉弄他们一回。

于是,我们用一根长竹竿,吊上一把谷草(稻草),罩在牙伟家的烟囱上。不一会,浓浓的烟雾从草房中冒出。只听到他全家人使劲地咳嗽。他妈喃喃地唸:“哎——,烟子倒灌,又要

下雨了。”我们几个忍不住爬到坎边，咯咯发笑。

牙伟他妈受不住烟呛，往门外跑出来。看见烟囱上的谷草和我们几个得意忘形的样子，骂开了：“你们这些死鬼儿子，做些可恶的事嗦！”吓得我们背起背兜，一溜烟跑进竹林躲起来。

我家面临松林坡，紧连缙云山脉。山峦重叠，松竹茂盛，山清水秀。

每个星期天，是注定上山打柴的日子。这一天，上山的孩子多，免不了“打仗”赢柴草。玩够了就割些蕨草，剔些松枝之类回家“交差”。

上山打柴，经常路过山下的果酒厂和窑罐厂。特别是窑罐厂倒了我们这些淘气鬼的“霉”。

一天下午黄昏，炎热的太阳已躲进西山。几个伙伴背着柴，乘着阵阵凉风，赤着脚，唱歌乐神地吧嗒吧嗒跑下山，到窑罐厂用苦竹编的围墙边歇气。我们见厂里的师傅已下班，便悄悄地拨开竹围，钻进土陶制作车间，有的学着师傅握着一根木棍搅动泥盘，有的捏着窑泥做起东西来。一时兴起，便开始用窑泥“开仗”。“弹药”多的是，你甩我打，好不快乐。可师傅们一天的劳动成果遭了殃，一层层用木板隔着重叠的土陶坯全被“弹丸”打得稀烂，专用的窑泥撒得遍地皆是，一片狼藉。直到天黑，大家才幸灾乐祸地撤出。

第二天下午，我们刚到厂门口，就被年长的刘师傅逮住，厉声地：“秋！又是你！把我们窑坯全打烂了，叫你们大人来赔！”

“刘伯伯，不是我。”我心慌意乱地撒谎。

“不是你？我家刘三都承认了，就是你这个头子干的！”刘师傅显得有些恼火。

刘三是刘师傅的儿子，昨天“开仗”他也在一起。我无法

抵赖,只好认错。

事后,我们好久未跟刘三一起玩。偶尔碰到一起打柴还要抢他的“果实”,直到他“认错”,不当“叛徒”才和好了。

厂不敢进了,就在竹围墙外捣蛋。见到烧好的土陶堆在地坝上,我们就用石块“打靶”。谁打烂得多,就是“英雄”,还要得到一把柴的“奖励”。一时间,冰雹般的石块乒乒乓乓砸向土陶,迅即变成一堆废片。刘三虽不敢“开战”,但也不回去“告密”。师傅们无法,只好撤竹围建土墙,才免遭我们这一群“捣蛋鬼”的孽。

窑罐厂对面是国营果酒厂,解放前是商人古顺芝开办的,解放后收为国营。由山东南下红军范大汉转业当厂长。他有两个儿子,是一对双胞胎,与我同龄,也是伙伴。

每年十二月份左右,是果酒厂收柑橘的大忙季节。附近农闲的男女老少都去剥柑橘挣钱,也是“饱餐”柑橘的时间,只能吃不准拿走。整个晏湾夹沟都充满果酸和酒精气体,并夹杂着柑橘烂臭味和霉味。

一次,我帮母亲剥广柑,趁酒厂领班不注意,偷了几个广柑从围墙边甩了出去。当我第二次甩时,被范厂长发现了。

他人高马大,满脸黝黑,非常严肃,望而生畏。

“谁叫你偷的?”他厉声地操着山东口音。

“我——没有。”我胆怯地回答,身子开始哆嗦。

“没有?!我亲眼看到你甩的。”领班跑过来打“干帮”,讨好厂长。

范厂长见到我狼狈的样子,便平和地:“孩子要学好,饿死也不要偷。”说完,他笑一下走开了。

当着人面,我满脸通红,羞愧难言,不敢吭声。范厂长虽严厉,但令人可敬。可那个领班令人觉得可恶,我心里好久都耿

耿于怀。

有一天下午，灰蒙蒙的天空罩着整个果酒厂的山沟，我和二娃打猪草路过领班家，见到他家旁边长着不少的秋老南瓜。忽然心生一计，便用镰刀尖挨着一个个将南瓜划一个洞，又挨着撒尿进去，然后将划下的瓜片填上。不久，他摘回家的南瓜全部烂穿了，满屋臭味。他还以为南瓜种不好，我们却暗暗自喜。事后又讲给伙伴们听，大家好一阵子高兴，伙伴们不懂事，有时也用这办法去捉弄别人。

儿童嘴馋，见不得人家吃东西。自己没有，别人有，别人没有，田边土坎上有。一年四季，什么豆夹、豌豆、胡豆之类，总要“偷”一些东西烧熟填进肚里。

还是酒厂收广柑季节。果酒厂在成渝公路边建了一座临时库房，供广柑和果酒仓储之用。

有一天傍晚，浓浓的夜雾罩住了库房。我和何中国（狗儿）、刘开智（胖娃）打猪草回家。库房师傅已下班，我见库房门虚开一条缝，一股柑橘散发出酸酸的果味，令人直吞口水，心里发痒。便与狗儿商量：“狗儿，我们去搞广柑吃。”

“我和胖娃放哨，你去搞。”狗儿唆使我去。

我个小，这个门缝刚好挤进去。库房里黑暗无光，我摸着广柑就往门外扔。刚扔了十几个，就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遭了！酒厂的陶师傅（外号陶烟棒）和赖师傅（外号驼背）来了！吓得我无计可施，一咕噜抱着屋中的木柱爬上屋梁。

门开了，灯也开了。陶师傅见广柑滚了一地，诧异地：“驼背，广柑哪个撒了一地？我堆了的噻”。

赖驼背也觉得奇怪：“是呀！是不是有人偷呵。”

有人偷！我一听，吓得在梁上瑟瑟发抖，把梁抱得更紧，生怕被他们发现，不敢出大气。“没有呵，门都是锁好的”，陶师